

光明戲劇叢書

II

精忠
報國

五舒
幕湮
劇著

光明書局印行

精忠報國

(第五幕)

舒 湮 著

精忠報國

(五幕劇)

著者 舒 湮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代表人 王子澄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廣州漢民北路一三八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訂正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戰後第二版

本劇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本劇——演出，轉載，翻譯，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無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或其指定代理人（上海、廣州光明書局）之同意，否則按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至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時間】

第一幕 南宋紹興十年夏七月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第三幕 紹興十一年冬

第四幕 第三幕的翌日

第五幕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地方】

第一、二幕在朱仙鎮

第三、四、五幕在臨安

【人物】

岳飛：相州湯陰人。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解兵柄後，授樞密副使，旋改充萬壽

觀使。死難時年三十九。

銀瓶娘

岳飛季女。年方及笄。秀外慧中，勇敢嬌憨。

岳雲

岳飛養子。驍勇善戰，事父至孝。穎昌戰後，以功遷忠州防禦使，岳飛請辭；終

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二十三。

張憲

岳飛部下愛將。智勇深沈，忠貞激烈，位前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牛皋

汝州魯山人。果以戰功擢爲武泰軍承宣使；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尋充湖北京西

宣撫司，左軍統制等職。性鯁直，舉動鹵莽，年在五旬外。

張保

岳飛部將，忠烈慈厚。

王俊

濟南人。張憲部將。姦貪好訟，官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前軍副統制。

崔慶

金軍統領，降宋。

李老公公

朱仙鎮鄉民，七十餘歲。

李老婆婆

李妻，七十餘歲。

魏生

遺士，朱仙鎮居民。

秦檜

字會之，江甯人。登政和五年第，補茶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

御史中丞等官。南渡後，自金還，位漸顯要，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大權獨攬，擅專國政。時年在五旬外。

王氏 秦檜妻。陰險刁惡，工狐媚，善權術，年亦四旬左右。

興兒 秦檜家侍婢。性烈，有正義感，年十八九。

硯童 秦檜家侍童。貌忠厚恭謹，性懦弱怯，年二十左右。

趙士儻 趙氏宗室，判大宗正，封齊安郡王。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忠耿敢言。嘗斥黃潛

善誤國，又累忤秦檜。年近六旬，惟已鬚髮蒼白，老態龍鍾。

周三畏 大理寺卿，清廉正直。

方俟高 開封陽武人。監察御史，旋代中丞。附秦檜黨，脅肩詔笑，品格卑劣。年約六旬

，但精神健旺，不類耆耄。

元龜年 大理寺評事。阿諛秦檜，實一勢力小人。

哈迷蚩 金宗弼（兀朮）密使。

陳順 大理寺獄官。奉公守法，雖同情岳飛，但以職卑力薄，無可奈何。

侍衛 甲、乙、丙

度旨官 甲、乙

兵士 甲、乙

舞女 甲、乙

其餘羣衆，鄉民，御林軍，衛士，烏隸若干人。

第一幕

這是朱仙鎮上岳飛的帥營。

舞台分爲左右兩部份。

右部是營帳的一角。舞台上現出牠的橫剖面，帳內陳設長案，虎皮椅，石凳，和刀、矛、弓、戟這些兵器。長案上擺着公文，書卷，筆硯，令箭，燭台，地圖等物。靠極右的邊緣上，支起一榻帷幕，是通到內帳去的。在帷幕出入口邊，安置一隻藥爐，正在熬藥。

營帳口站着三個侍衛兵，一人佩劍，兩人持矛。帳門樹紅羅大幃，上綴白色「岳」字，臨風飄展。

另外，在左部是郊野的景緻。有幾棵樹木，還望見遠處一片黃沙和星棋繚佈的宋軍營帳。這是盛暑的一天的清晨。太陽已經高高地懸在天空。

開幕前，幕內傳出「滿江紅」歌聲的合唱。歌聲漸息，幕徐徐啓。樹枝上的蟬鳴與遠處的馬

嘯聲聞作。帳內闌無一人。惟見營帳口的侍衛們肅穆地往來蹣跚着。

出場人物 侍衛甲、乙、丙 銀瓶娘 岳雲 張憲 牛皋 張保 岳飛 崔慶 度旨官甲、

乙 御林軍若干人

侍甲 (站住，望着樹枝上的鳴蟬) 吵什麼？天熱得已經够人難受啦！「知呀」「知呀」的，「知」你媽的頭！

侍乙 喂，不要以為岳元帥不在帳裏，你就撒野。元帥的閨女銀瓶小娘子，還在裏帳呢。

侍丙 就是前天來的小姑娘嗎？

侍乙 是的。

侍丙 小姑娘跑到陣上來幹嗎？打仗也關不着婦道人家的事呀！

侍甲 這年頭的娘兒們可不比在先了，她們也能提起刀槍和韃子拚一拚。古書上有位花木蘭，代父從軍，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咱們岳元帥也有這末一位出色的小娘子隨父從軍。

侍丙 (笑) 這真叫將門之女了！

侍甲 (讚歎) 嘿，有了一位岳雲少將軍，再加上這位銀瓶小娘子，你們二位說岳門上够不够威風的？

侍乙 好威風！

侍丙 連俺在岳營裏當小兵的，也覺得臉上有光彩呢。

（蟬鳴聲又起）

侍丙 哎，天也真熱。要不是今年逢閏月，如今就該八月哩。

侍甲 不錯。立秋也過了二十來天，眼見就要交白露。你瞧，身上出的汗珠還有黃荳大。

侍乙 打仗就不能怕辛苦。你要圖舒服，還是安安穩穩地待在家裏吧！

侍丙 咱要怕辛苦，早就不出來投軍啦。這次咱們打的是韃子，誰不比平時格外起勁些！

侍乙 要講辛苦，岳元帥可比咱們辛苦得多。你們瞧他一天到晚忙的不得開交。天剛朦朧亮就起身四處巡察。到夜晚，還要商議戰略，查看兵書，哪天不是交四鼓才睡覺？

侍甲 這幾天元帥也分外高興。因為自從初八那天破了韃子的拐子馬之後，十三又在小商橋打了一個勝仗。現在進兵到朱仙鎮，離東京只有四十五里。祇要一鼓氣打下去，說不定明後天咱們又可以回到京城了。

侍乙 元帥說過，這回打韃子要唾手燕雲復疆報國。咱看不打到河北是不肯罷休的。

侍丙 纔不止呢！別忘了還要直搗黃龍。這回仗不打到關外是不肯歇手的。

（侍衛丙看見銀瓶遠遠自內帳踱出，揮手向甲、乙示意。）

侍丙 歸——歸——小娘子來了！

（衆侍衛皆靜默肅立）

（銀瓶整理文案，又揚開藥罇調藥，然後重行蓋好。）

銀瓶 （問侍衛）元帥早上說過多嚙回來嗎？

侍甲 稟報小娘子，元帥五鼓時分單獨騎了一匹馬，出營到各處查看，沒帶跟人，也沒留下什麼話。

銀瓶 哦。（揭藥罇）這藥，你送到西營去吧。聽說，這次打仗，你們弟兄們太辛苦了；有不少人中暑累病了。元帥教我親自調藥給你們吃。

（侍甲入帳，端藥罇出。銀瓶旋亦入內帳。）

侍丙 你瞧元帥待咱們多好。弟兄們生病，元帥還親自調藥。帶兵的肯和當兵的一同共甘苦，當兵的怎會不死心眼打仗呢！

侍乙 是呀！咱們元帥最講究賞罰公平，待千萬個人如同一個人似的。朝廷賜下犒賞，不論多少，總分給咱們，他自己倒一錢不留。出發的時候，弟兄們有家眷的，他還派人送錢送米，留

着安家。

侍丙 像這樣的元帥，無怪人人都敬重他，怕他，也服他。

（銀瓶拔劍起舞唱「北伐」歌，一路自內帳出來，走到外帳口，發覺兩侍衛還站在那裏，
即刻止步不歌。）

銀瓶 （吩咐侍衛）你們暫且下去，等元帥回營再傳喚你們。

（侍衛乙、丙應聲下場）

銀瓶 （舞劍唱歌）

號令風霆迅，

天聲動北陬。

長驅渡河洛，

直搗向燕幽。

馬蹀闕氏血，

旗臬可汗頭。

歸來報明主，

恢復舊神州！

（銀瓶歌至「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時，岳雲與張憲自營外入，站立一邊，和聲高唱

。）

（歌聲止，銀瓶提劍向岳雲張憲施禮。）

銀瓶 哥哥，您回營啦。嗚，張統制也來了。

岳雲 怎麼？我出陣去了幾天，妹妹你也來到營裏啦！

銀瓶 難道我就不能來的嗎？

岳雲 不是這末說的。你什麼時候來的？我們怎麼全不知道呢？

銀瓶 我已經來了三天哩。你們去出陣打仗，自然不曉得。

張憲 小娘子要知道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事。這裏是陣前，兩國交戰，兵火猛烈，處處都有危險。

前幾日我們雖打了一場大勝仗，把金兵逼到黃河邊上，可是早晚正提防他們反攻呢。

銀瓶（自負地）你們瞧，我這樣的打扮是在鬧着玩的嗎？我自幼學會一身武藝，藏着不用作什

麼？如今夷狄入寇，我們正該無分男女老幼，戮力同心，爲國效命。這會兒，難道還教我們

女人躲在閨房裏挑針引線嗎？

張憲 真不愧是將門之女。末將失敬了！

銀瓶 好說，好說！你想，韓世忠韓元帥屯兵京口的時候，靠着有梁夫人替他桴鼓激動三軍，才在黃天蕩大敗金人。梁紅玉出身樂戶，尚且深明大義，何況我銀瓶呢？

岳雲 想不到妹妹也是有心人。真不愧是父帥的好女兒，哥哥的好妹子。我真高興！

銀瓶（假嗔）瞧，哥哥，你真不好。總愛拿我開玩笑，剛才不是看不起我的，怎麼才一會兒功夫，又誇獎我是什麼：「父帥的好女兒啦！」「哥哥的好妹子啦！」我不理你啦！

岳雲 妹子別動氣，哥哥是說着玩的。（玩笑的）喏，喏，爲兄的這廂陪禮了！

銀瓶（笑）抬起頭來吧！誰希罕你來陪禮呀！

張憲（笑）哎呀，你們兄妹二人真會說笑，有趣得很。

岳雲（想起）父帥呢？

銀瓶（故弄玄虛地）他……在……（眼望岳雲，又回顧內帳）我不說。

岳雲 他在裏面嗎？哎呀，糟糕，糟糕！剛才我們在這兒鬧玩笑，準被他聽見了。如果降下玩忽軍務之罪，那怎麼辦？（惶恐）都是你！都是你！

銀瓶（俏皮地）不過，這次比前回從馬背上摔下來的罪要輕得多。放心，放心！

張憲 這都是小娘子害人！

銀瓶 你們這些人，胆小如鼠，怎麼算得將軍？

岳雲（尷尬）你還在取笑！

銀瓶 告訴你們吧。放心，元帥出營巡查去哩。

岳雲 原來你這丫頭又在耍我，嚇得我一身冷汗。

張憲 我們差點把正經事忘掉了。

銀瓶 是呀。我來的時候，父帥告訴我，哥哥帶領人馬追勦韃子去了。這回仗打得順利嗎？

岳雲 我要趕緊去稟明父帥。待會再和你細說吧。

銀瓶 父帥一會兒就回來的。你先說說無妨。我正爲你們的喜訊，等得心焦呢。

岳雲 仗打得很好，我們又把韃子殺敗了。

銀瓶（驚喜）呵！

張憲 少將軍這次的功勞可不小呢。敵人在小商橋敗退之後，元帥料定敵人必定還攻穎昌，就命

令他帶兵去援助王貴。果然，韃子來攻穎昌。王貴便帶領了遊奕軍，少將軍也帶領了背嵬軍

，在城西和敵人大戰。少將軍以八百騎兵冒死衝進敵營奮戰，王貴的步兵同時又分兩路左右

包圍，竟將金兀朮殺得狼狽而逃。我們正預備向他道喜呢。

銀瓶（喜極，趨岳雲前，跳躍歡樂）哥哥！哥哥！

岳雲 既然如此，妹子就該請請哥哥，替哥哥慶祝慶祝。

銀瓶（鬆手）那末，哥哥也沒向妹子接風呀！

張憲 兩免了吧！少將軍，我們還是去見元帥報告喜訊要緊。

（張、岳二人正欲行，牛皋喝得酩酊大醉踉蹌進帳。）

牛皋 哈——哈——哈——

銀瓶 牛叔父，您也回來了。噢，您怎麼啦？

牛皋 不——行——啦——渾——身——沒——勁。

銀瓶 又喝醉酒了嗎？

牛皋 喝酒？——哦，沒有，沒有。俺沒喝，那會醉？別胡說巴道！

岳雲 牛叔父，俺的確醉了。瞧，站都站不穩。

牛皋（故作鎮定，稍醒）哦，少將軍，是你回來啦？

岳雲 是我回來了！打了勝仗哩！